

我写我书

享誉欧洲的中国瓷器经典读本

——关于《器成天下：中国瓷器考》

刘婷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创烧是中国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欧洲的中国瓷器收藏史于1508年翻开了新的一页，那一年，葡萄牙的航海家们返回欧洲。他们乘着风浪，以极大的勇气航行至遥远的东方，抵达了那个时代水手们幻想中的未知国度，千里迢迢带回了诸多产品。最吸引人们眼球的自然是中国瓷器。”（萨代尔）

16世纪至19世纪期间，中国瓷器远销欧洲，形成了常规贸易。中国瓷器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器物，具有观赏价值的陈设品，更是中国灿烂文明的载体。西方人是通过陶瓷开始认识中国、向往中国，进而与中国展开交流的。现在英文中“瓷器”和“中国”享有同一名字便是明证。

18世纪，一股“中国热”的风潮席卷欧洲，王公贵族、文人学者，以及普通百姓都参与其中。瓷器这一引人注目的文化符号，自然成为了大家竞相追逐的对象，本书对此也有所提及。可以说瓷器为中国文化西传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几个世纪里，在欧洲人的眼中，瓷器的光洁表面彰显着中国人巧手之神奇以及文化之深厚。中国瓷器在影响欧洲的同时，也从欧洲

艺术中汲取了营养，受到了西画的润泽，比如粉彩工艺就是中国画工受到西方艺术风格启发后创造的表现手法。瓷器的海外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一页。

本书作者奥图·德·萨代尔（Otto du Sartel）生于1832年，是19世纪法国著名收藏家和学者。萨代尔被瓷器这种美观精妙的器物所吸引，投身于瓷器研究，进而又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本人深切感受到了作者对中国瓷器的热爱，他对中国瓷器如数家珍的描述，令人非常感动。

《中国瓷器考》1881年出版，出版后在法国轰动一时。在此之前，18世纪、19世纪的欧洲学人出版了不少对于中国哲学、文学以及语言的研究性书籍，然而西人对于中国器物——尤其是中国瓷器这个文化载体的研究尚且寥寥，而本书的出版则填补了这份空白。作者因此于1882年荣获汉学界最高荣誉“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本书也是“儒莲奖”获奖作品中少有的研究中国器物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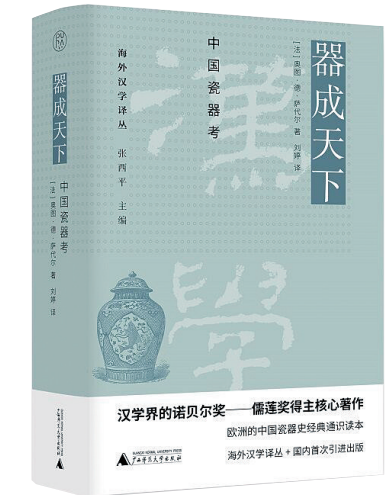
“笔者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可以根据年代先后顺序，为我们欧洲人所拥有的中国瓷器进行归类。”“我们的研究会以梳理王室和贵族的收藏品清单作为出发点。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视角，在这一梳理过

程中我们可以见证这一点：不同豪门望族的珍宝收藏中的确都有瓷器的身影。”萨代尔如是说。

萨代尔在书中对中国不同时期的瓷器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考察，详细阐述了瓷器烧造的技术细节，介绍了瓷器的种类和纹饰主题。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探究了东方瓷器在欧洲的传播历程，以及欧洲人对东方瓷器的仿制历史。此外，书中还收录了欧洲数位著名收藏家的藏品图片及器物描述。可以说《中国瓷器考》在瓷器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萨代尔生活在130多年前的巴黎，一生从未踏足过中国，因此在本书中难免会看到一些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瓷器文化的错误理解。囿于时代、地域和传播方式，误读，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似乎难以避免。即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今天，它仍旧存在着。但是这种误读也为后学之士提供了发挥、弥补的空间，也让我们意识到文化传播存在的困难。

本书涉及专业知识较多，我在翻译过程中虽然查阅了大量的瓷器专业书籍，力求做到最好，但是仍旧难免有翻译不当之处，希望读者们可以批评斧正。在翻阅、译文过程中，我也渐渐地喜爱上了瓷器文化，培养出了一项新的爱好。本书作者在序言中提到，“爱好一项事业，只有通过认真钻研才能收获恒久的快乐”，本人深以为然。认真的学习和了



解是热爱的前提与基础。

透过本书，读者可以看到几个世纪之前，中国瓷器在欧洲深受青睐的盛况。时空流转，我不禁时时想到如今中国文化的复兴事业面临的种种挑战。作为一名立志于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工作的海外学人，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为中西学传开辟出新的道路，让中国文化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继续发扬光大。

（《器成天下：中国瓷器考》[法]奥图·德·萨代尔著 刘婷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阅有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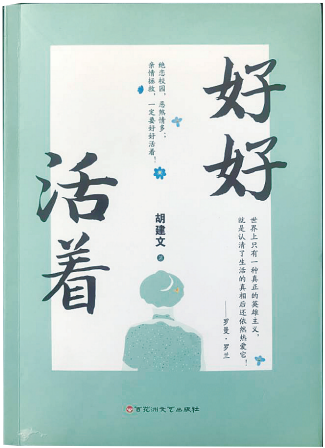
“青春”何以走向辽阔远方——读长篇小说《好好活着》

刘永涛 任家范

作家胡建文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好好活着》，是一部直面青春、叩问人性的力作。

小说用诗化的语言、线性的叙事，聚焦以龙杰为代表的大学生群像，重点刻画陈乐乐、林子等精彩人物形象，书写他们的热血梦想和现实纠结，探寻“青春”何以走向辽阔远方，倾力营造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

青春是一场遇见，悬念、惊喜、悲情等诸多元素都可能不期而至。《好好活着》设置了一场纷繁而浩大的“青春事件”——校园与社会的冲突、个体与群体的矛盾、青春男女的爱与恨。面对人生种种错乱，在苦苦追寻与价值迷失中，陈乐乐选择



“死亡”，周欢被“逼疯”，龙杰带着累累伤痕继续远行。作家还以温婉慈悲之心，给小说人物林子的未来开启另外一条“道路”，即通过龙杰的梦境让她涅槃重生。这些人物共同合奏的命运交响，是一首滋味杂陈的“青春之歌”，关乎生命的轻与重，映射人性的阳光与幽深。

青春无法被提前设计，也很难有量身定制的未来。青春的另一重色彩基调，由挫折、承受、坚强、成长等极具“硬度”的大词构筑而成。如果没有哭泣和欣喜，没经历过跌倒和爬起，怎能学会善待和珍爱？作家胡建文意在提示，青春期无论发生什么，个体都应努力宽恕、包容、拯救自己。守护生命，最重要的是：活着。善待和珍爱的最优选择是：好好活着。

小说《好好活着》的布局谋篇，没有刻意铺排人物纠葛和情节波澜。作家的侧重点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介入，通过透视青春遭遇乃至生死命题，以求引发社会给予类似个人和群体更多重视与关怀。作家采用极具亲和力的叙事策略，围绕人性变迁等“中心主题”展开架构，而未做暗线埋伏或布置阅读障碍，从而让小说语态保持了行云流水般的质地。

胡建文不惜跨度十五年完成的这部长篇小说，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作家青春成长史的一次现实映照。小说中的龙杰正是作家笔下的另一个自己，他勤勉、上进、痴迷文学，其对生活、生命、青春的个性诠释，最终托起“好好活着”这个看似寻常却又博大深沉的命题。陈乐乐等多个女孩的情感跌宕，

好书摘读

通往冠军路的日常

湘人

为了抓训练质量和指标，加练与补课是常有的事。

每天三四堂课，规定要扣多少好球，没扣好就得倒罚，有时补课要补到晚上10点多。为了达到教练的“苛刻”要求，队员们滚、翻、摔、打，皮开肉绽也不顾，每堂课下来都累得精疲力尽。

“再累也要补好课。”关键时刻，老队员起了模范带头作用，给新队员传递顽强的信念、拼搏的意志，尤其是百分之百不打折扣的执行力。其中女排的顶梁柱孙晋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郴州冬训时，队伍时常外出拉练，一方面用实战检验训练成果，另一方面适应不同环境，目的都是磨炼队伍。

一场紧张激烈的比赛后，观众起身准备离场，突然听到一声口哨响，只见袁伟民教练站在网前，接过姑娘们递给他的球，一个接一个地朝网的上方抛去。一会是近网，一会是远网，一会这边，一会那边。

原来，袁指导认为大家情绪不到位，球打得不顺，所以临时决定补课。球向主力队员孙晋芳砸去，孙晋芳刚刚打完一场比赛，体力消耗很大。但作为队长、二传手、场上的灵魂，袁指导揪她揪得最多。队伍的问题，就是队长的问题，队伍整体表现不好，队长就要重点补课。

只见孙晋芳时时进退，来回跑跳起跳，挥臂击球。许多观众重新回场，留下来

看“补课”。上百次大力扣球、上百次滚翻防守，孙晋芳咬紧牙关拼命练，袁指导问：“练得顺不顺？”她响亮地回答：“练得顺，来吧！”这场令人印象深刻的补课，直到深夜11点才结束。

身体超负荷运转的极限，孙晋芳用精神和意志撑了过来。后来，孙晋芳回忆说：“女排精神是什么？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在逆境中敢于胜利，在掌声中继续奋斗，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女排精神，它永远都不会过时。”

1980年冬训，还发生过一场特殊的补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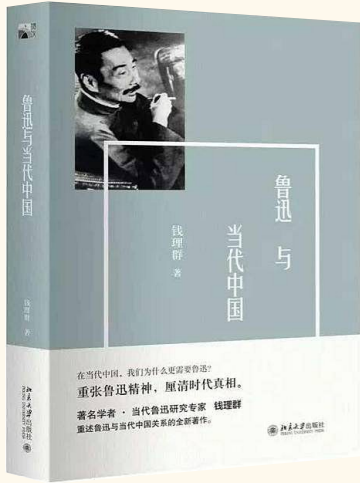
一天下午，训练结束了，周鹿敏、汪亚君、朱玲三人没有完成规定的指标，只能留下来补课，一人接发球，一人二传，一人扣球。扣3个战术球算1组，共补5组，而且必须扣出3个好球才算1组，如果1组中失误2个，不仅不算，还要倒罚1组。

袁指导隔网发球，其他队员一边帮忙捡球，一边为她们加油。

课补了1个多小时，指标还没有完成。袁指导问：“谁愿意帮她们完成？”当时还是年轻队员的郎平挺身而出：“我！”她原以为自己助队友一臂之力后，指标很快能完成。没想到袁指导对她的扣球，尺度要求更严，练来练去，负数越来越多，到吃晚饭时还出不了训练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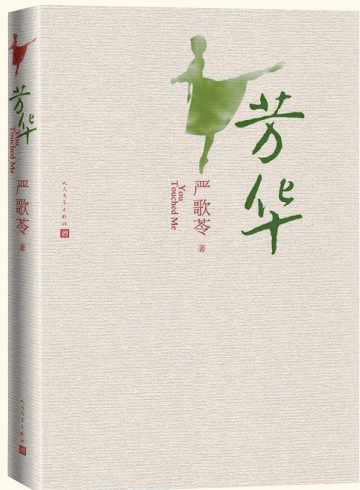
郎平气得火冒三丈，举手说：“教练，暂停！我们要研究研究。”暂停过后，由于情绪不稳定，仍不见效。郎平又举手气鼓鼓地说：“让我们休息一下。”袁指导笑嘻

起马观书



《鲁迅与当代中国》
钱理群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钱理群先生在鲁迅研究上的造诣，自不必说。难得的是他一直保持着与鲁迅精神上的“共振”。经常有人提问：“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会怎么样？”我觉得鲁迅若活到今日，大抵就是如钱理群一般的姿态，或许更冷静更犀利，但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对知识阶层的自省，对青年的爱，对“国民性”的追索，不会偏得太远。反过来说，该说钱理群有一双“鲁迅之眼”。希望这本书能如钱理群先生自许，成为沟通“鲁迅”与“当代中国”的桥梁。



《芳华》
严歌苓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严歌苓以描写文工团生活的《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受到文坛关注，30年后，在写过中外各类题材后，她重新将视线投向文工团生活，但无论是视野的广度还是人性挖掘的深度都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作品以40年的时间跨度，写一群女兵和一位因触摸女兵而被打入最底层的英雄模范的命运流转，同时探索到人性的最黑暗处与最光亮处，是一部很值得回味的作品。

里书外

向小文

一

我惊诧于作为诗人的唐之享坚持几十年如一日的诗路历程，他把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化成诗意的浪花，然后升华催化成一首首鲜活的诗歌，珍藏于人生风景中的档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单纯是雕刻着时间和空间痕迹的诗歌，它不仅折射出了诗人对生命的感悟、对时代的触摸，透过这些诗歌，我们更是看到了一个时代一群人的心灵缩影，一群人的生命感悟之路。这对当今一些浮躁、迷茫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

二

诗人从初中时代便喜欢阅读诗词，养成了诗词写作的习惯，一直与诗词相伴。

唐之享的诗歌大部分是从陶冶情操、寄托性灵出发。这也决定了他的诗歌总是散发着浅淡的闲适，洋溢着欢快的清香，飘洒着诙谐的语调，在看似浅显的文字层面下，感悟着生活，分享着人生。

他在《银杏山庄垂钓》写道：“明媚春光银杏庄，和风拂柳送花香。挂鱼一线钓竿撒，垂钓多年自有方。湖静标浮人不动，钩调饵换虑周详。太公渭水任鱼愿，我纵怡情满袋装。”表达了诗人闲适的心情和满满的怡情。

当诗人浸润于大自然，与大自然对话和交流，诗人的心灵得到了完全的放纵。《采桑子·漓江》：“谁人不道漓江美，水似珠潭，山似瑶簪，秀丽瑰奇冠宇寰。画廊百里天堂小，朝赏岚烟，暮赏银蟾，乐荡轻舟仙境间。”词中比喻大胆夸张，写出了水的清澈、山的雄伟，写的是诗人荡舟漓江的一种心灵感受，好像人进入了画卷般的天堂。

三

唐之享的诗歌散发着对生命和人生的情感体悟，有对家乡变化的惊喜，对久别亲人的思念，对远在异乡的朋友的牵挂和对亲情的丝丝依恋，这些无时不在拨动着诗人内心那根易感的琴弦。

这里有诗人刚来到北京求学时留下的诗句，如《思亲》：“北京攻读自专心，重九倍思父母亲。二老不知康健否？一回思念一沾襟。”朴实的话语里面，感想无限，泪水沾襟。

诗人和妻子几十年相濡以沫，一路携手，风雨无阻。在收到妻子寄来的装有七粒红豆的书信那一刻，诗人写下《红豆》：“睹物思人情更痴，古传红豆寄相思。夜来辗转难安枕，想见当年热恋时。”

有对亲朋好友的牵挂，如《忆秦娥》：“清秋夜，鹊桥相聚声幽咽。声幽咽，牛郎织女，几经离别。银河迢迢谁逾越，锦书难寄音尘绝。音尘绝，愁肠百转，锦心如铁。”全诗放在“七夕节”这个大背景下来写，散发出淡淡的忧愁和哀伤。

四

一个真正的诗人不单纯是为情感而作诗，他必须学会用理智来对待世界，分析世界，表达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

如，“世事休言多变化，三秋开罢又三冬”（《菊》），世事无常，秋冬更替，不过是人生的规律罢了。这是对生命的淡然，不经过人生风浪的考验，是很难有此感慨的。“莫道讲台三尺长，一天到晚播书香”（《讲台》），同样是咏物诗，韵味十足。“传道何分贫与富，育人不计丑和妍”（《教师节感言》），则寄托着诗人的理想和价值观念。

所有这些诗句，无不折射出了诗人对历史、对人生的独特思考和见解。

悦读

